



## 一盘翻录的旧磁带

□魏大红

镜中的安娜到底是怎样的模样,令无数听众浮想联翩——尼古拉·德·安捷罗斯的古典吉他曲《镜中的安娜》把人们带入无限想象的空间,我也不例外。

一天晚上在手机百度上浏览新闻时,吉他曲《镜中的安娜》无意间闪现出来。我被怔了一下,毫无疑问这就是以前经常听到的一首吉他曲。打开手机视频,熟悉的旋律瞬间响起。

《镜中的安娜》琴音美妙,如山间徐徐吹过的一缕清风。我反复听了好几遍,依然是30多年前最初聆听时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,再次听到,有一种老朋友久别重逢的惊喜。按下停止键,我开始在家里翻箱倒柜,寻找出一盒旧磁带,正是30多年前我翻录的12首吉他曲的磁带。

旧磁带只有巴掌大小,虽然无足轻重,对我来说却无比珍贵。磁带盒里嵌入了一张折叠的小纸片,纸片已经发黄,上面的蓝色钢笔字迹隽秀工整。打开磁带盒,取出那盘红白相间的磁带,磁完好无损,A面、B面、60分钟等字样依然清晰。我轻轻揩去磁带盒表面的一层灰尘,久久凝视,那一刻,百感交集,30多年前的一幕幕往事如放映电影般呈现在眼前。

1987年,我大学毕业分配在县城机关上班,第一个月的工资买来一把红棉牌吉他,工作之余,我常常抱着吉他练习曲目。那阵我还没有女朋友,下班后一个人回到宿舍,经常练习弹奏《镜中的安娜》。

有一次,在同事家做客,录音机播放着音乐磁带《镜中的安娜》,优美的旋律深深地吸引了我。征得同事同意,我取出录音机里的磁带,仔细端详,羡慕之余爱不释手。那是一盒浪漫吉他曲录音磁带,收录了尼古拉·德·安捷罗斯《金色的旋律》《镜中的安娜》《人们的梦》《悲伤的西班牙》等12首吉他曲。我问同事是从哪里买到的磁带,同事称是出差时在外地买的。

第二天中午,我花费2.5元钱买来一盒白磁带,匆匆赶往同事家。我用同事家的双卡收录机翻录了安捷罗斯的12首吉他曲。随后,我如获至宝地回到自己的宿舍,找来一张白纸,把翻录的吉他曲名,依秩编号,用钢笔书写,再折叠放入磁带盒里,这盒翻录的磁带从此成了我的压箱之宝,“镜中的安娜”温柔娴静的模样在我心目中逐渐清晰并生根发芽。

不久,我有了女朋友。女朋友家有部上海出厂的红灯牌双卡收录机,我把那盒翻录的磁带拿到她家,闲暇的时候播放欣赏。

那阵,我们的工作经常需要下乡,因为交通不便,有时候只能骑自行车每天来回。多数时间,在乡间道路上,我一个人推着自行车顶着烈日,上坡过坎,乡村的道路雨天泥泞、晴天尘土铺天盖地。虽然辛苦,但是分配给我的工作,我从不抱怨,也不抵触。往往遇到那种情况,我想得最多的是尽快完成工作,早些回到女朋友家,放上那盒翻录磁带,静静地欣赏曲目。“镜中的安娜”潜滋暗长,曾无数次出现在我的想象中,那优美的旋律仿佛在耳边轻柔地回响。我推着自行车,笃定前行,心中充满了期待。

几年后,我结婚时购置了一部双卡收录机,还是那款红灯牌,我买了十几盒音乐磁带,有《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》《古典音乐世界名曲》《小号曲》《萨克斯曲》《小提琴曲》等等,而那盒翻录的音乐磁带依然是我钟爱的宝贝。周末不上班的时候,我经常播放那盒磁带,一边做家务一边欣赏《镜中的安娜》。日子在不经意间缓缓流淌,那盒翻录的磁带伴我走过了几十年的春夏秋冬,在时光纵深处,镜中的安娜占据着我心目中重要的位置,是一生的精神依恋。

30多年过去了,我家的红灯牌双卡收录机早已不知去向,那盘翻录有《镜中的安娜》的磁带依然还在,就像我的一位老友,彼此心灵感应,注定蓬勃出一种山高水长的未解之缘。

## 冬季黄粑滋味长

□朱晓梅

那天看朋友撰文细述黄粑的制作过程,突然就想起了冬天。乡下人对季节的感知不是靠日历,而是灵魂深处与节气的对话,时令一到,土里就会栽种相应的作物。有生意头脑的人则制作相应的食品上市,提醒世人季节的更替,譬如端午的粽子、中秋的糍粑、春节的二米粑。中国人对吃的领悟,不亚于钻研高端学术,单是一部糯米史,就衍生出多部乐章。黄粑的问世,是向糯米的献礼,也是对春节的问候。

梅花吐蕊,厚袄加身,天灰蒙蒙或飘冷雨或杂雪丝,黄粑就来问鼎时节了。

黄粑,顾名思义,是黄色的。提起它,自然会想起红红的火炉。最家常的吃法,是放在火钳上,架在焦炭炉火上烘烤,谓之“烤黄粑”。一家人围坐火炉旁,一边看着电视,一边看着黄粑冒出气泡,表壳忽地膨胀,然后像水花样迸裂开,而后一个接一个的气泡此起彼伏。外壳经过火的考验,变身为焦黄的铠甲,内里僵硬的身子一点点柔软开来。翻个面再烤,用手指戳戳,虽烫得缩回手来,却感觉黄粑已放低姿态,柔软成泥,也就顾不得烫,拿下黄粑来在手里轮番捋飧,感觉手能勉强受得住了,立刻扯开黄粑来,你一块我一块地分享。黄粑虽然分开,却还丝丝相连,绵绵相依,热气呼呼地冒出来。往嘴里一送,清香、绵长的滋味立刻浸润心间。

当然,如果蘸点白糖,那又别有一番滋味。

民间为节气而发明的粑很多。既然是粑,就离不开米面,属性也就平常。但黄粑的家常味,带着烟火气和寒冷季节的温暖,与泡粑、二米粑等又不同,时令让它显出冬日的骄矜,不像面包蛋糕那样轻易入嘴。要品尝,就需等待,看它在火上或者水里升华。

烤黄粑不要糖亦能独立成篇,煮黄粑就要一点点醪糟的衬托。把黄粑切成小块,放入滚开的水里,待黄粑变软,加入醪糟、白糖(如是红糖,先得把红糖熬一熬),一碗醪糟黄粑就诞

生了。吃一口粑,绵软、香甜;喝一口汤,温暖、满足——整个身心从寒冷中解脱出来,似乎浑身上下都冒着热气。这时候醪糟的忠诚适时显现,它并不喧宾夺主,而是竭尽全力显示它的清香。同样是糯米,但制作工艺的不同,不仅使它们形态各异,而且香味也不尽同。醪糟有淡淡的酒香,黄粑带有植物黄栀子的质朴气息。当然,也有生意人用色素代替黄栀子的,但水是检验黄粑质地的法宝。质量上乘的黄粑,闻着有淡香,看那黄色,不是浮于表层,而是黄亮亮、油润润,黄似乎成了绿,浸到了粑的内心。水煮后的黄粑,汤清亮而不浑浊,粑绵软而不粘牙。

这两种吃法都是甜的,也有咸的做法。现在烧烤摊上喜欢将黄粑烤熟,刷豆油、蚝油、香油,撒上花椒面、辣椒面、孜然粉,然后配上葱花。也有小摊贩节约时间,把黄粑放进油锅里炸熟再控油的。还有创新放在铁板上用油煎的,时髦的称之为“铁板烧”。

冬季,拿出黄粑切成薄片,和回锅肉同翻炒,配上青绿的蒜苗、红艳艳的辣椒,热烈的辣劲让人血脉偾张,绵软的黄粑有丰收季节的快意,沾了肉荤的光,黄粑也有了富贵气息,冲击着富裕的味觉。嘴里瞬间百味杂陈,让人不由自主又添上一碗饭。

所以,冬日里,家里总要备上几个黄粑。真空技术的出现,延长了黄粑的保质期。不像从前,要用谷草灰水浸泡的方式保存,但泡得久了,黄粑要“走碱”,味道大不如新鲜时畅快。

晚上,女儿瞅见桌上的黄粑,突然感慨:“好想吃焦炭火烤的黄粑哦!”我灵机一动,提议说:“用油煎,放糖是一样的。”女儿反驳说:“有油的没油的是不一样的。”如今烤火用天然气,不敢用来烤黄粑。我还是把黄粑切片,下锅煎了一盘。看着女儿一边玩手机,一边心不在焉地用牙签戳一片放进嘴里,我愈加怀念烤黄粑撕扯开来那绵绵相依的情态,还有一家人围炉烤火看电视的热闹。

## 微信里的父子情

□杨力

父亲耄耋之年学会了使用微信,微信玩玩也就罢了,可父亲很认真,大到国家大事,小到鸡毛蒜皮,他都会一一关心过目。自己关心也就罢了,可他非要事无巨细分享给儿女看,这下麻烦了,很多我们眼里的垃圾信息被父亲如数家珍传来,让我们有些惶惶惑惑无所适从。

说起来,我们和父亲分隔两地,要见上一面也不是件容易的事,平常对他的关心,以往主要是通过电话或短信联系。不过,只言片语的几个字几句话,想来父亲是不满足的,所以他慢慢学会了用微信,而且对微信的功能了如指掌。

有一次,我正在和朋友小聚,一时高兴就发了朋友圈。不一会儿,父亲从微信上发来文字,一是叮嘱我少喝酒,二要注意形象。我忽然明白父亲一生工作谨严,生怕儿子处事不慎,叮嘱我,应该。

有一阵子,因为特别忙,就朝朋友圈发了一段文字,宣泄一下内心的情绪。不料又被父亲看到了,很快,我就被他发来的信息包围了,不外乎“鸡汤”类的忠告、“保健”类的介绍。我顿时有一种被盯梢的感觉,似乎稍有风吹草动,都瞒不过千里外父亲的那双眼睛。

去年,我被肾结石和肩周炎所扰,去医院反复折腾了几次,不知为什么,仍然被父亲看出了端倪。不久,父亲寄来打成粉的鸡内金和分心木,让我天天冲服化结石,又寄来一种叫空竹的运动工具,让我时时锻炼肩关节。父亲说,在朋友圈看见你清瘦了,要爱惜身体啊。

其实,在这期间我也尝试着去了解父亲,在他的朋友圈,却看不到任何关于他自己的东西。想来父亲还是想把更多欢乐的东西带给我们,他有严重气管炎,但他不说。他有轻微老年痴呆,记忆力不如以往,他也不说。父亲力图在我们面前保持的,是过去那个青春勃发、积极阳光的形象。

后来有一天,我突发奇想,要父亲在微信里,像对我们小时候那样,每周给我们讲个故事,父亲乐呵呵地答应了。我并不指望父亲真能讲出什么精彩的故事,只希望这样做锻炼父亲的大脑,父亲不能老。

今天,我们父子之间依然通过微信时时关注、关心着对方,父亲依然发来很多没有营养的“鸡汤”,很多毫无裨益的“保健良方”,但这些都重要了,重要的是,微信串起的爱的纽带,让父子情跨越时空,时时触摸于心。